

> 背影

竹箴温软,外婆在云端

□ 刘华堂

上束岗村,就窝在石梁山分支大箐的半山腰洼里。四周青山像把大伞,把村子裹得严严实实。那山陡得哟,熟透的南瓜从山顶骨碌碌能滚到下来岗去。满坡的竹子长得旺势,人们都说这竹有灵性——四乡八里的竹匾、箐箕、背篓,都带着村里篾匠的手温。就连村头那片荆竹林,都藏着我的童年:竹节里趴着凉丝丝的蝉蛻,竹根下冒着嫩生生的笋尖,空气里飘着清润的竹香,混着烟火气漫过来。

最馋人的是这里的荆竹笋炒腊肉。新挖的笋切得薄薄的,在热油里翻几个身,就把腊肉煨出来的琥珀色油脂吸了个饱。原本脆生生的笋尖染上肉香,咬下去先是油脂裹着的浓鲜在唇齿间炸开,紧跟着是笋子独有的清爽在舌尖跳动,腊肉的醇厚缠上笋的脆嫩,一口接一口,让人根本停不下筷子来。

外婆总说,这满坡竹子哪是死物?都是山湾清泉泡着、祖祖辈辈的手温焐着,才长得这般旺势。她嫁过来那天,婆婆递过半筐竹箴,削得匀匀净净,婆婆指尖还沾着竹屑:“姑娘家,手巧了,日子才能熨帖。”后来啊,外婆的手真就练得又软和又有劲。补过的背篓,接口处比新的还紧实;新收的苞谷经她手晒过,搓出的玉米饭带着太阳的甜香。她是捏龙山村来的姑娘,没什么大名,嫁给外公张三荣后,便成了张黄氏。她那双曾被缠过的脚,走得慢,却总把泥巴堂屋扫得连根草屑都

找不着。扫帚在她手里像有了灵性,一下一下,从屋角到灶台,连桌腿缝里的灰都被剔得干干净净。菜板刀具摆得像列队的兵,教儿女的规矩比竹竿还直:“不许乱拿别人一针一线,更不许扯谎。”母亲后来对我们那般严格,原是打这儿传下来的。

我记不清那年疟疾是咋好的了,只记得阴雨天一个接着一个。母亲把我这个面黄肌瘦的孩子送到外婆家。外婆煮了鸡蛋,在我头上、身上滚来滚去,嘴里还念叨着一些我听不懂的话。外婆剥了鸡蛋壳,剪下一缕母亲和我的头发,和着生糯米裹着她的银戒指,用手帕在我身上反复擦,直到戒指从黑变亮,才把这些东西包上钱纸,扔进火里烧了。外公呢,揣着砍刀钻进大箐深山,找来一种叫“良药”的野草,煨水给我喝。那苦味儿,我到现在都还记得。外婆则牵着我的手,去堂舅张河云家讨苹果。推开篱笆门,老苹果树上挂满了红果子,像燃着的火苗。我咬了一口,又脆又甜,混着外婆掌心的温度,成了我记忆里最甜的东西。多年后,我和妻背着刚满月的场场去看外婆,外婆用红绳把那枚银戒指串起来,挂在场场的襁褓上。她说,银器能避邪,就像当年她护着我一样,这戒指也能护着孩子长大。

小时候,我和二妹总爱往外婆家跑。有一回,我们从灯草塘走山路去。我背着糕点,二妹拎着装鸡蛋的小桶,两人就像出了笼的野兔子,蹦蹦跳跳的,把鸡蛋

禁不得碰这事儿给忘了。到了外婆家,打开桶一看,好几只蛋都碎了。我们红着眼眶,懊恼得不行。外婆却摸着我们的头,笑着说:“是黄松毛头馋了,省得打,这就煎给你们吃。”二妹小时候头发稀稀拉拉、黄黄的,“黄松毛头”是外婆专门给她起的名字。母亲也常把外婆接到灯草塘住,外婆最爱吃父亲炒的菜,逢人就夸:“小德炒的菜就是香,老娘爱吃。”可后来外婆年纪大了,只肯待在舅舅家,说“金窝银窝不如儿子家的狗窝”。我后来才明白,她是怕在女儿家添麻烦,农村的风俗,让她把委屈都藏在心里了。

外婆这一辈子,就像被山风刮过的竹子,满是褶皱。大姨年纪轻轻就病逝了,留下三个孩子;日子刚有点起色,外公又走了;后来舅舅在矿难中离世,三姨妈瘫在了床上。外婆的眼泪,早就哭干了。外婆临终前,坚持自己洗漱干净。弥留之际有人问她想见谁,她有气无力地摇摇头,断断续续地说:“谁也不想……他们都好好的……三哥来接我了……”

旁人都说,别老念叨逝去的人,过好当下就是对他们的纪念。可我总想起上束岗的竹子,想起外婆手里的竹箴,想起那枚银戒指的光亮。走再远的路,也不能忘了来时的方向,忘了那个用手温焐热日子的人。如今,青山还是那片青山,竹箴也还在,只是再也没人摸着我的头,说“乖外孙,回家吃饭了”。

> 天伦 让父亲感觉到被需要 □ 董煜明

“儿子,我们家的电热水壶坏了,烧不了水了。”我刚下班回到家,父亲就告诉了我一个“噩耗”。我走到厨房,明知自己没有修理电器的水平,还是假模假样地摆弄了一会儿。“爸,这个修不好了,我再买一个吧。”我朝着正在客厅听着戏曲的父亲说道。父亲听见后,立马从沙发上站起来,挥挥手说:“先别买,我可以试试修一下。”

此后几天,由于工作繁忙,我渐渐将此事忘却。直到有一天,妻子突然对我说:“老爸说那个电热水壶坏了好几天了。”我拍了下脑袋说道:“对啊,他一周前就和我说过,这段时间事情太多,我忘了去买个新的了,老爸他肯定和你抱怨了吧。我这就去网上下单一个。”“你先别买了,老爸可没抱怨,他和我说等他有空拆开看一下,年轻时家里的家电他都修过,让你不要浪费钱了。”妻子乐呵呵地回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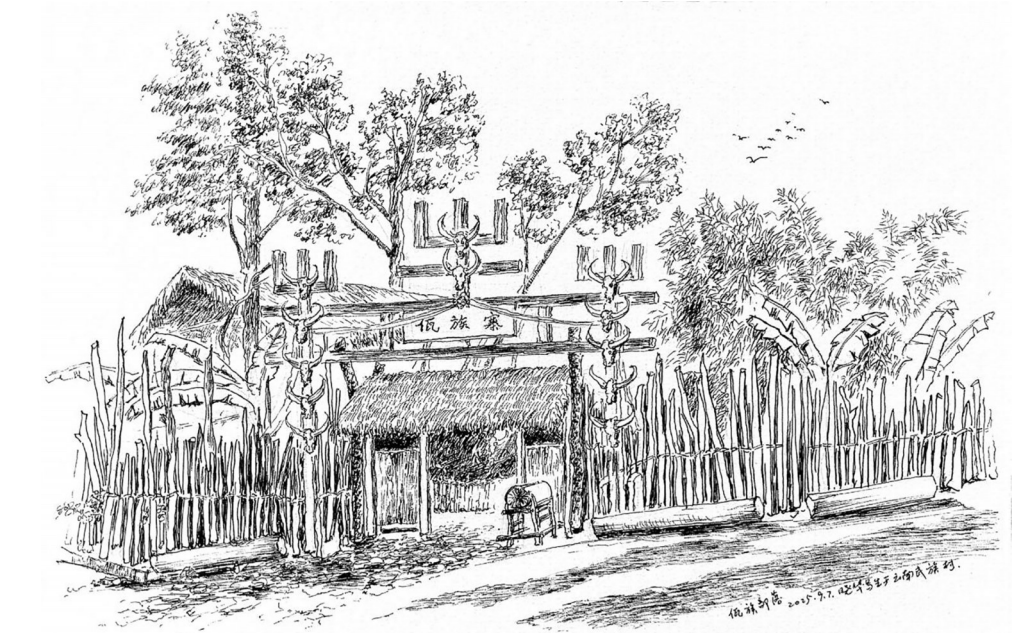
我不屑地说:“我没见他年轻时修过家电,即使修过,那时的家电和现在的一样吗?再说了,现在这种小型电器又不贵,费那事儿干什么。”妻子看了我一眼,叹了口气:“你啊,是真不懂老人的心思。爸爸现在不上班,天天在家,为什么我们要请做饭的阿姨他要反对?为什么乐乐上了高中,连晚饭都不在家吃了,他会很失落?不就是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了吗?咱们应该多给老人一些表现的机会呀。”

妻子的话像一记重锤,使我半天都开不了口,我一直觉得父亲年纪大了,该安安稳稳地歇着了,却从未去思索他眼里的落寞,曾经家里那些大事小事,父亲都抢先冲上前,而现在孩子长大了,不用他操心,他就似被丢在角落的旧工具,就连寻个发挥作用的合适机会都挺难,我傻傻地咧了咧嘴,打消了买新水壶的念头。

第二天,我接了上高中的女儿回到家中。一开房门,父亲便喜滋滋地跑了过来:“儿子,来看看,这个电热水壶我修好了。你试试行不行,怎么样,几百元给你省下了吧。”看着父亲手舞足蹈的样子,就像孩童期望被赞许的样子,我也乐了:“哟呵,我家老爷子真行,这么复杂的电器都能修得好,以后家里电器要是坏了,都靠您,省下的钱买些下酒菜。”父亲听了这话,脸上的笑意更灿烂了,但他却又马上故意板起脸:“别瞎说了,你要给我维修费。”“爷爷爷爷,用这维修费请我去吃好吃的吧。”旁边女儿撒娇地抱着父亲的胳膊说。

女儿的撒娇让父亲笑得合不拢嘴,眼角的皱纹都一下子展开了,连连点头:“好好好,爷爷马上带你去吃你超爱的糖醋排骨!”我望着眼前热闹的画面,心里暖烘烘的。

原来,孝顺从来不是不让长辈受一点累,而是使他们感受到自己依然被需要。



《佻族寨》(钢笔画) 唐晓华 作

> 地理

保山钱局街:岁月沉淀下的金融印记

□ 贾茗雁

在保山古城的脉络中,有一条承载着厚重历史与文化记忆的老街——钱局街,又名道后街。它如同一位沉默的老者,静静地躺在太保山下,诉说着过往的辉煌与变迁。这条全长一百五十八米、东西走向的街道,东起车家街北端,西至仁寿门街,虽不长却意义非凡,是探寻保山城市发展轨迹不可或缺的一环。

回溯至明洪武二十八年(1395年),当永昌指挥使胡渊着手扩建永昌砖城之时,钱局街便已跻身于城内七十二条繁华街巷之中。彼时,因地理位置紧邻原永昌兵备道的后门,故而得名“道后街”。这个名字伴随着晨钟暮鼓,被永昌百姓口耳相传了近几百年,见证了城市的兴起与日常的生活百态。

时光荏苒,到了清乾隆四十一年(1776年),随着云南省西北部商品经济的蓬勃兴起,云南铸钱局审时度势,决定在战略地位重要的永昌府城设立分支机构——永昌铸钱分局。这一决策如同一股新鲜的血液注入古老的城池,为当地乃至整个滇西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。经过周密

考量,官府最终选定道后街作为分局所在地,并依规配置了四座铸造钱币的大型熔炉。这些炉火不仅熔炼着金属,更熔铸了一个时代的经济梦想。按照惯例,每座炉子每年需完成三十六卯的生产任务,遇闰月则额外加铸三卯,所产出的钱币大多流入本地市场,成为流通货币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正是由于钱局在此落户,久而久之“钱局街”这一新名逐渐取代了旧称“道后街”,成为了这条街道的新标签。这个名字的转变,既是对实际功能的直接反映,也是民众生活习惯的自然演变。从那时起,一代又一代的永昌人沿用此名,历时二百余年未曾更改。

如今,在保山城里,钱局街作为古街道依然存在,承载着当地的历史记忆。更为特别的是,在滇西一带的广大民间,如今人们仍能见到的“乾隆通宝”金属币中,有一部分便是当年在保山城钱局街的永昌铸钱分局铸造而成的。这一珍贵的历史遗存,不仅是钱局街过往辉煌的见证,也为研究保山地区乃至云南省的钱币铸造史、经济发展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。